

# [武俠][愛情] 《凌雲情仇錄》 (更新 至35章 )

作者: 筆滅

Powered by [紙言](#)

# 楔子

這是我第一篇長篇武俠故事，裡面除了有武打場面，還有青蔥愛情，和赤裸裸的人性，堅持每天更新章節，希望有更多人能看到我寫的故事，一起得到共鳴，感悟，雖然故事發生在古代，但當中的人的特質卻是跟我們一樣的。

如果喜歡的話，快啲搵我 IG：[moviewritaddict](#) FB:[筆滅](#) 啦～多謝你地既支持啊

# 一：滅門

遠處火光熊熊，火焰沖天而起，只見火舌像龍頭般閃爍吞吐不定，村中沉睡著的村民被濃濃黑煙薰醒。眾人紛紛七手八腳地幫忙打水滅火，直忙了數個時辰，才把烈火救熄。這裡是村中英雄雲武師的家，原本一座偌大的莊園，已經在一夜間成了一片黑沉沉的頹門敗瓦。

雲武師素來義薄雲天，常替村民解決問題，久而久之，他成了村裡受人敬仰的「英雄」，這時他家發生如此大難，無論誰也感到難過。

「不知他們一家大小逃出來了嗎？」「真奇怪，怎沒見一個人呢？」眾人紛紛互相詢問，有些曾受過雲武師大恩的村民更大著膽子走進火場尋找他們一家。

陳風年少時曾蒙雲武師相救，還授以自己的成名絕技「劈虎掌」三十六路，自此成名，更開了速風鏢局，在江湖上揚名立萬，此時，他自然身先士卒帶領自己的手下衝入火場。過不多時，突然一聲大喊「找到了，我找到了雲武師的女兒了！快來！」原來是陳風。

眾手下馬上趕來他面前，一瞥間，卻發現陳風在對著自己獰笑，火光映得面容扭曲，顯得份外詭異恐怖。

正詫異間，一個手下心覺不妙，忙向後逃，突然熱辣辣的掌風迎面而來，幾名手下來不及抵抗已給震碎內臟氣絕斃命，陳風驀地飄前一丈，對著一個剛要逃的手下出了一掌，那人哼都沒哼就氣絕了。

這時，陳風才抱起雲武師的女兒，飄身走出火場。

(欲知後事如何？請like & share 這個故事，並按「追故」，不要錯過下回分解！！！)

如果喜歡的話，快啲搵我 IG：[moviewritaddict](#) FB search:筆滅 啦~多謝你地既支持啊

## 二：蒙騙

只見一人身穿黑衣，大袖飄飄，手抱一個小孩，宛若足不沾地，御風而行，輕輕落在村民面前，正是陳風。人人縱聲歡呼。

陳風抱拳說道：「各位村民，雲武師的家眷都已不幸遇難了，而他的女兒，被我救出來，以後，她就跟著我吧！」村民自然沒有異議。

「為甚麼雲武師家會發生火災，而且全家沒一個逃得性命呢？」人人七嘴八舌地鼓躁起來。

「好了好了！大家先安靜一下吧。聽我解釋。我已經吩咐鏢局手下把雲武師一家人的遺體都安葬好，和清理火災現場。至於起火原因，這個嘛我也不清楚，不過雲武師八面玲瓏，據我所知，也應該沒甚麼仇家。」

「陳鏢師，難道你沒從遺體上找到線索嗎？」一個少年尖聲問道。

「你這是甚麼意思呢？陳鏢師幫了我們村這麼多，要不是他，我們都不知道怎麼辦！也未必能把雲武師的女兒救出來呢！你怎能疑心到陳鏢師頭上呢？」

陳風先是臉上微微變色，不過很快又恢復了他那深藏不露的表情，並向那位幫他解圍的老人點頭致謝。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 三：攜孤

月落星沉，陳風沒告訴自己的手下，悄悄帶上雲家孤女，施展輕功，向北直奔。

陳風外號「一陣風」，果然名不虛傳，懷裡的小丫頭只覺耳邊呼呼生風，周圍景物呼嘯而過，陳風本來自身輕功已不弱，幾年前更遇到明師，獲傳授輕功心法，現在輕功已達了武林一流高手的水準，只是內力稍有不及。

此時，這個小丫頭睜著一雙清澈的明眸，心中突然升起了一種久違了的感覺，喃喃道：「妳長得真像她，一樣的可愛，唉，真是可憐，妳才這麼小，就沒了家人，對不起……不……不！誰叫你爸……」一想起來那件事，他便憤怒得緊握拳頭，悲痛地大吼大叫，痛徹心肺。小丫頭只不知發生甚麼事，只得驚恐地睜圓眼睛，不敢出聲。

次晚，帶著她來一間客棧投宿，相處了幾天，對她也有了些感情，忍不住便把這小丫頭當成了她。小丫頭便在陳風溫柔安撫中沉沉睡去了。陳風正要解衣就寢。

突然，聽到屋簷上有人輕輕走過，四角各有人拍掌一下，陳風心知不妙，揮掌滅熄了燭光，提掌護住全身，慢慢退到牆角，他知道自己已被高手包圍了，對方有至少十人，而自己只有一人，如何抵敵？他屏息靜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這時，大門蓬的一聲被打破了。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 四：真相

隨即颼颼幾聲，暗器破風而來，陳風忙一把抱起小丫頭，向上一躍，避過一大把鐵蓮子。趁著黑暗，陳風迅速飄前，打算奪門而出，揮掌把前面兩人擊得吐血倒斃，心頭一喜，正準備溜之大吉。

忽然，兩道沉重的掌風迎面而來，電光火石間已不容閃避，陳風只得硬生生受了這兩掌，剎那間，只覺天旋地轉，竭力守住丹田，吐了兩口血，轉身一看，原來是陰陽玄老。

陳風努力擠出一句：「你.....你們難道是凌掌門他老人家派來的嗎？」

「你也不笨嘛！沒錯，的確是他老人家派我們來殺掉你。哈哈哈哈.....」

「我陳風一直對凌掌門忠心耿耿，把有關雲武師的都告訴了他，甚至還.....還為了他殺了好多人！除了雲武師之外，其他人跟我無仇無怨！就是因為我對凌掌門的忠心啊！」

「沒錯！你的確是對凌掌門很忠心，可是，你錯就錯在，太笨了！你以為凌掌門把專對付劈虎掌法的黑煞拳傳給你是因為好讓你報仇嗎？你懂利用凌掌門，凌掌門就不懂利用你嗎？」這幾句話在陳風耳邊就如五雷轟頂。

「還有，殺你一家的凶手，嘿嘿，現在你認為，是誰呢？」

他現在才知道自己早已一步一步落入了別人設計好的圈套，可是，他知道得太遲了。

忽然，陰玄老前腹一陣刺痛，冰涼涼的匕首不知甚麼時後已插至沒柄，原來是陳風臨死前最後一擊。

陽玄老連忙上前，只見陳風瞪大憤怒的眼睛，一探鼻息，早已斷氣，其實他一時之間驚悉真相，加上受了陰陽玄老兩掌，陳風也已經耗盡了體內真氣。

## 五：陰謀

陽玄老帶上陳風的人頭，陰玄老的屍身和雲武師的孤，動身啟程，連日趕路，這天，終於回到了凌雲山。

「啟稟凌掌門：在下已經殺了陳風，可惜我師兄卻被陳風臨死前用刀殺死了。另外，在下已按照掌門的吩咐，把陳風是殺雲武師的凶手這個消息傳出去，現在，恐怕這件事在江湖上已鬧得沸沸揚揚了，陳風人死後，還要被上殺師的罪名，哈哈哈哈哈。」

「你師兄死了，你很開心，是嗎？」凌陽平臉上帶著狡獪的笑容。

陽玄老掌上不禁冒出冷汗，仍強作鎮定地說道；「我們情同手足，他.....他死了，我又怎會開心呢？」

「陽玄老，你這個毫無人性的逆賊，為了自己邀功，居然害死自己的師兄！我還留著你，可不是養虎為患嗎？」凌陽平說得聲色俱厲。

「不，不，掌門師叔，我沒殺他，他不是我殺的，你要信我，我對你忠心耿耿，日.....日月可鑑！」

刀光一閃，陽玄老已人頭落地，臨死前還圓瞪著眼睛，死死抱著凌陽平的腿。凌陽平在自己胸口上劃了一刀，關上門留下一絲獰笑。

陽玄老到死還想不明白自己明明一直對凌陽平忠心耿耿，從來不敢有半點異議，為甚麼他卻會對自己下毒手。他到死還不知道，自己不過是凌陽平的一只棋子，和陳風根本沒有分別。他始終沒看透凌陽平這種人：只要對他自己有利，就會不惜一切去做。

隨後，凌陽平召集同門，向大家宣佈：「雲武師和他的家眷數日前被人害死了，凶手是誰，你們都知道吧！」

眾人紛紛大喊：「是陳風！」

「沒錯！陳風這惡賊，禽獸不如的偽君子，曾在江湖上受人敬重，現在卻居然犯下殺師的滔天罪行，說起來雲武師和我有些淵源，我原本吩咐陰陽玄老倆師侄把陳風這惡賊抓回來，希望能把他導回正途，誰知.....」

「掌門師兄，你慈悲為懷，沒打算殺掉陳風這惡賊，十分值得我們學習，不知後來發生甚麼事呢？」

## 六：一箭雙鷗

「萬師弟，你，都是你教出來的好徒弟！陽玄老師侄為了自己邀功，把師兄陰玄老師侄害死，還騙我說是被陳風給殺死的，但陳風已經被陽玄老師侄殺掉滅口了，死無對證！陽玄老師侄知己事敗，剛還打算趁我不備殺了我，我也差點被他殺了呢！」

凌陽平扯開衣袍，露出了胸口上那道傷口。

眾人都感憤慨，紛紛怒罵陽玄老，把陽玄老的十八代祖宗都操了遍，有些人還說自己早就看得出陽玄老包藏禍心云云。

「掌門師弟，你徒弟犯下了如此大錯。你也有責任吧。」凌陽平對萬平說。

「掌門師兄，我的不屑徒居然敢冒犯師叔，常言道：養不教，父之過，我甘願自廢掌門弟子，就讓掌門師兄的大弟子出任掌門弟子吧！雖然這不足以贖我罪衍的萬一，不過只少能讓我稍感安慰。」萬平道。



## 七：收留

凌陽平臉上閃過一絲笑意，隨即又換回一副凜然不可侵犯的神色來，和顏悅色地伸出手來扶起跪在他面前的師弟萬平，說道：「好，起來吧，既然你是主動讓位，那我的大弟子凌千凡，你也不必推託了吧。還有，陽玄老逆上這件事我就不在追究了，師弟，你以後可要把自己的徒弟管好，以功折罪。」

萬平感激涕零，在地上向凌陽平磕了幾個頭才戰戰兢兢地站起來，退在一旁。

一些愛拍馬屁的人更不斷大吹凌陽平氣度寬宏，不拘小節云云。

凌陽平在坐在台上聽著這些諛詞，心中不禁覺得飄飄然，輕撫著長鬚，洋洋自得。

萬平的弟子當中有一些血氣方剛的青年暗暗咬牙切齒地咒罵：「這些人真不要臉，拍馬屁都不會臉紅，怎麼連師父都這麼怕那他媽的掌門！」

凌陽平在一片歌頌聲中揮了揮手，眾人便安靜下來了。

他朗聲道：「雲武師也算是我的舊相識，幾十年沒見，想不到他卻被人害死了，真是人生無常啊！」

說著，用手袖在臉上擦了下作拭淚狀，

「而殺他的人正是陳風這狗賊，他為了謀取雲武師家產，居然下毒手害死了雲武師全家，說起來雲武師是他的受業師父，陳風正正就是憑著雲武師所教的劈虎掌的厲害開設鏢局的！唉，無論如何雲武師現在大仇得報，在九泉下也瞑目了！另外，雲武師有一個女兒，沒被陳風殺掉，但落在了他手裡，被陽玄老帶回來了，不過看來她被陽玄老這逆徒餵吃了迷藥，好讓她沒看見他殺陳風和陰玄老的過程，她到現在還昏迷不醒。念在跟雲武師的友情，我決定收她女兒為徒，賜名雲雙，大家說好嗎？」

## 八：入門

次日早會，安排日常事項後，凌陽平輕輕拍了兩下手掌，從帳後走出了一個約莫十歲的女孩，她好像有一種震攝全場的力量，吸引著所有人的目光，身旁兩個妙齡丫頭倒沒什麼人注意了。

只見她身穿淡黃衫子，腰束銀帶，更是燦然生光，身形窈窕婀娜，皮膚白皙，嬌美可愛，瓜子臉兒上一雙泓如秋水的妙目更顯她楚楚可憐，稚氣未脫，但眉宇之間隱隱有一股這個年齡不該有的憂怨，惹人憐惜。

她以清脆的聲音說道：「各位長輩，小女名雲雙，日前不幸遭滅門，幸好凌伯伯是我爹的老朋友，他義薄雲天，鋤強扶弱，把我從奸人手上救了出來，還願意受我為徒，凌伯伯你的大恩大德，我雲雙無以為報，我在這裏先謝過啦！」

說完，在地上向凌陽平磕了三個響頭。

凌陽平笑吟吟地把她扶起來，說：「好了好了，雙兒快請起，以後大家就是一家人了，你就叫我師父吧，那邊的是我兒子兼掌門弟子凌千凡，那是我二徒弟林元凡，和三徒石默凡。」

突然，一隻短箭挾風而來，急飛向雲雙，從風聲看來那人手勁凌厲，凌陽平雙眉一豎，伸出兩指打算把它夾住。誰知，那短箭突然途中轉向，飛向凌陽平，快碰到了他面門，緊急關頭一個筋斗，避過了那隻短箭，再用腳把它踢回手中，整個過程只有兩秒。

眼見掌門人快要出醜，人人嚇得還未反應過來。凌陽平忙向飛砸短箭的方向一看，只見一個身穿白衣的人影往外奔走，凌陽平朝那少年大喊：「閣下是誰？留下名字來！」。

那少年停下腳步，冷笑數聲，以充沛內功遠遠說道：「騙人家一個小小女孩，偽君子，好不要臉！」凌陽平眼看追不了那人，哼一聲，回到台上。他雖避到了短箭，但姿勢十分笨拙，在弟子面前出醜，心中憤怒可想而知。

## 九：真言

「師父的絕世神功果然厲害，那個邪魔歪道居然敢在師父面前班門弄斧，不過師父大發慈悲，不願傷他性命，他跟師父比，簡直是相差十萬八千里呢！」凌陽平的徒弟林元凡見凌陽平臉色不善，連忙打圓場。其他人也紛紛附和。

「你們就只懂拍馬屁，說些不切實際的廢話，師叔，恕弟子斗膽，弟子認為，這次師叔雖沒被那不速之客傷到，但以後萬一又有這些人擅闖我凌雲山，又怎麼辦呢，依弟子看來，我派應在山腳加派弟子防守，以免再有刺客冒犯師叔。」萬平的一個弟子郎聲說道。

萬平忙把他徒弟拉回一邊：「墨兒，你傻了嗎？你怎麼可以這樣諷刺你師叔呢？」

轉頭向凌陽平說：「掌門師兄，我徒兒不懂事，盡說些不中聽的話，請你別介意。」說完，又恭恭敬敬地向凌陽平抱拳行禮。

慕容墨氣得臉蛋漲得通紅，無奈掙不開他師父萬平的手。

凌陽平鐵青著臉，只得說：「好了，萬師弟，我不怪你，你徒弟墨兒的建議，我會考慮的。」說完，便拂袖離開台上。

## 十：謊言

「師父，求求您告訴我，陳風為甚麼殺我家人呢？他明明對我很好！」

「唉，雙兒，你年紀還小，此事說起來.....還是太複雜，不過，你絕對不用擔心，師父會替你主持公道的。」凌陽平故作疑慮，搖了搖頭。

「師父，您這樣說，看來，另有指使陳風的人，是嗎？您剛剛早會前，答應了我會告訴我真相的！」

「好吧，好吧，既然你這麼堅持，我就告訴你吧。可是你要先立一個誓，答應我絕不告訴別人，還有，要永遠聽師父的話。」

雲雙頓時眉開眼笑，恭恭敬敬地豎起三隻手指，說道：「從現在開始，我會永遠聽師父的話，絕不把殺我一家的凶手告訴別人，他日倘若敢違背誓言，天打雷劈，不敢妄為人！」

凌陽平聽了很是滿意，高興得呵呵笑。

「好，我現在就告訴你，你挺聰明，猜到另有人指使陳風滅雲家滿門，而這個人，你今天早上才見過。」

## 十一：告誡

「記得今早偷襲我的那個少年嗎？他跟我一個故人有點淵源，從他飛箭而看，他的手勁不錯，內功深厚，堪比你的師哥，那位故人往日跟我和你父親雲武師有點仇怨，這次派這位武功高強的少年來，應該是對我派不利。」凌雲平愁眉深鎖，邊說邊在房裡踱步。

「可是他跟陳風是甚麼關係呢？他又為甚麼突然要殺我全家呢？……」雲雙欲再發問，卻被凌雲平制止了。

「夠了夠了，其他的跟你說了的也沒用，總之，你只要記著，對師命不可違，那個少年都對我們不利，切莫要小心。」

雲雙雖嘴上唯唯諾諾地答應師父，但心中其實疑竇叢生，對師父的話更是覺得大不以為然，心想如果師父是錯的話是否也要聽從呢？她記得自己的父親常常告訴她，每人都有錯的時候。

而且，今天看到的那位少年身手厲害，令她不禁產生了仰慕之心，把師父一切告誡的話都拋到腦後了，心中竟有點盼望那位少年再次大駕光臨。

## 十二：心計

血腥味鋪天蓋地而來，席捲一切，矇矓矓見彷彿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弟妹的影子，欲待呼喊，眼前影像卻轉瞬間消失。雲雙大聲驚叫，聽到山上暮鐘鼓鳴，原來剛剛只是一場夢。

晨光灑滿房間的每一個角落，原來已是卯時時分，雲雙起床梳洗，準備上山練功。

凌千凡正在練劍，一眼瞥見一個黃衣女孩在點點晨光中朝自己走來，窈窕婀娜，凌千凡恍在夢中，不由得瞧得癡了。

「雙兒，從今天開始，你便是我凌雲派掌門凌陽平的三徒弟了，凌千凡和林元凡都是你的師哥，你們三人之間要相親相愛，不許自相殘殺。」

說著，意味深長地看了他們一眼，輕聲一嘆，自顧自地說：「那時候，我們不也是這樣嗎？」

「雙兒，我凌雲派的武功與你雲家武功不太相似，我凌雲派的武功是走陰冷，迅捷的路子，而雲家武功較剛猛沉穩，你既然在我派習藝，就要先把以前的盡數忘記，現在，你先把你父親所授的「劈虎掌」三十六路耍給我看看。」凌陽平道。

雲雙記得父親曾多次告訴她，千萬不要把雲家武功，尤其是內功心法，告訴任何人，否則會招致大禍，因此當年父親只把劈虎掌傳給了心腹陳風，誰知，父親正是被陳風害死的，想起往事，雲雙一陣心痛，更感為難。

這時，凌千凡在她耳邊輕聲說：「師妹，妳不用擔心，師父當然不是要偷學你們雲家武功，師父只是想知道你的水準。」雲雙心事被說穿，頓時臉霞飛紅，便馬上耍起劈虎掌給師父看。

凌陽平見她掌力沉穩，劈虎掌威力也發揮得有六成，捲起漫天風沙，不由得暗暗驚嘆。

待雲雙三十六路耍畢，收掌待立，雲雙著急問道：「師父，你看怎麼樣？」凌陽平故意皺眉，說道：「雙兒，劈虎掌威力雄渾，而你卻只像在擺姿勢，一點威力都沒有。」

說著，示範起了其中招式「斬虎腰」和「聲東擊西」，「這招要這樣，否則根本發揮不出威力。」

雲雙驚奇地看著師父，驚訝師父居然可以馬上記得這些招式和名稱，不禁暗自擔心。

## 十三：勤練

「雙兒，你內功較遜，從今天起，你每天必須專注打坐練功，再由你大師哥千凡教你凌雲派的入門劍法和掌法，六個月後，我會再來檢查你的進度，你可要用功練習，你父親九泉以下也瞑目了。」凌陽平一改平日嚴肅的神情，換上一副慈祥和藹的樣子，輕輕撫摸雲雙的柔髮。

雲雙一直覺得師父待人嚴厲，對他敬畏多於親近，這時見他真情流露，不禁心中感動，想起一家已慘遭滅門，自己孤苦無依，如果不是師父及時拯救，日後只能孤身一人在江湖上任人魚肉，毫無立足之地，不禁哽咽道：「師父，我一定會用功練習，絕不會辜負您老人家的期望！」

次日，雲雙如常上山練功，忽地背後一把聲音叫道：「雲師妹！等等我，我們一起來練功吧！」原來是凌千凡。

雲雙停住了腳步，轉過頭，嫣然一笑：「也好，兩個人一起練，更會事半功倍。」

這一笑，令凌千凡心花怒放，連忙快步走到雲雙身旁。

「對了，凌師哥，林師弟在哪兒呢？你們沒有一起來嗎？」雲雙側頭望著他。

「這個...其實也不用理會他，他待會兒會自己來。」凌千凡忙陪笑解釋道。微風吹拂，一縷縷秀髮迎風飄揚，背靠金色的晨光，與雲雙並肩而行，凌千凡望著這張俏麗的臉容，只覺風光旖旎，有一種從來未有過的快樂。

## 十四：那人

這天晚上，雲雙匆匆吃過晚飯後，回到房間，自己專注打坐練功。

過了半响，忽聽見門外有人輕輕掠過，雲雙心頭起疑，叫道：「來者何人？」

那人卻走得更快了，雲雙好奇心大起，欲追出去，但想起師父教訓，不禁猶豫不前。

雲雙是少年人心性，連月來天天只專注練功，早已覺得悶得發慌，而且自己每天都有勤練不輟，又有師哥在旁指導，自覺已能掌握凌雲派的入門內功要訣，武功已進步了許多。

這時更不理那麼多，到床頭輕輕取下懸掛著的寶劍，便施展輕功往那人的方向直奔。

月色蒼茫，過了半响，發現自己已從山腳奔到了山腰，雖明知到那人是想引自己離凌陽派眾人越來越遠，但雲雙初生之犢不怕虎，咬咬牙便繼續提氣急追。

過了一會兒，額頭已泌出細細汗珠，眼見那人就在離自己不過兩丈，雲雙用盡力氣也追不上，反而相距越來越遠，她忍不住朝那人大喊：「你是誰？你引我來要幹甚麼！」

雲雙一說話，真氣逆流，從樹上摔了下來，摔得滿身泥污，狼狽不堪，又羞又氣，站起身便要離開。誰知，一轉身卻見那人如影隨形地站在自己面前，伸出一隻手，欲扶她起來。

四周漆黑，只有淡淡月光從樹枝隙間射進來，映在那人身上。

只見那人身穿一襲白衣，臉上蒙著一面白紗，只露出一雙澄澈的雙眼。

雲雙茫然站起來，目光仍停留在那人身上，覺得那人有種熟悉的感覺，似乎是一個自己小時侯便認識的人。



## 十五：孤苦

白衣人柔聲說道：「我這麼做，好像嚇倒你了，如果不是事出倉促，我也不會用這個方法引你來的，對不起。對了，這把劍，你剛才掉下來的，給回你吧。」說著，拾起那把雲雙帶來的寶劍。

雲雙此時只呆呆地望著面前的白衣人，心中充滿了疑惑。

「你到底是誰？你是不是我入門那天你來偷襲我師父的那人？」

「你記性倒好，沒錯，其實我是一個與你們雲家很有緣分的人，至於我的身分，恕我現在不能對你說，反正我絕不會加害於你。剛才我們追逐的時候，其實我是想測試你的內功，我發現你的內力大不如以前，想必是近來轉學內功門道之因。哼，凌陽平這人，果然厲害，哄得你放棄了自己的家傳內功。」

「我...不知道你在說甚麼！你再敢言語中對我師父不敬，我可要走了，沒空再聽你說話。」

「哼，你自己回想一下，你原本內功不差，劈虎掌也能耍的虎虎生風，現在，怎麼退步了，難道不是你停練家傳武功的緣故嗎？」

「可是，師父是說我們雲家的路子與凌雲派的不同，以後不能再練以前的功夫，師父他，對我很好，也很為我著想，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是他收留了我，我以後只能孤苦伶仃地在江湖飄泊。」

「凌陽平簡直是個衣冠禽獸！」白衣人突然大呼，一反剛剛溫文儒雅的形象，雲雙更被他嚇了一跳。

看著他淚光晶瑩，緊握拳頭，額頭青筋暴突，雲雙彷彿也聽到他內心悲憤的呼喊，心中不禁心裡升起一股憐憫之情。

雲雙霎時間想起，自己現在雖有師父收留，不愁衣穿吃喝，但其實是寄人籬下，沒有家人的愛護，孤獨之情無以紓解，這時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傷感，眼淚如斷線珍珠般流下來，跌坐在地上抱頭痛哭，彷彿要把一直以來的鬱悶都哭出來。

## 十六：疑幻疑真

過了不久，雲雙漸漸從嚎哭變成了啜泣，哭過後頓覺連月來的抑鬱舒暢了不少，她抬起頭來，眼前正有一雙鳳目明澈的眼睛看著自己，眼神裡透露著憐憫，帶有一點心事。

雲雙與他的眼光相接，臉上不禁微微一紅，忸怩著說：「對不起，我失態了，還有很晚了，我要走了，師父可能會找我呢，要是被他知道我跟你待在一起，肯定會責罵我。我...我走了，再見。」

雲雙正要轉頭向前走，一隻強而有力的手突然捉住她的手臂，她的身體不由自主地往上飄，聽得白衣人說：「三更半夜引你出來，現在就由我送你回去吧，我心裡也會好過點。」

雲雙享受著這種騰雲駕霧的感覺，心裡喜滋滋的，只覺有種說不出的快樂和刺激。

## 十七：宣佈

次日早晨，凌陽平把門下弟子叫到跟前，和顏悅色地對他們說：「前陣子，雙兒一家不幸被奸人所害，這事大家都清楚了，雙兒父親雲武師畢竟是...這個...一代大俠，本掌門打算帶上千凡，雙兒以及師弟你的幾位弟子，拜訪五嶽劍派的掌門人，順道見見江湖上眾多門派的師父們，也可以讓徒弟們見見世面。師弟，你說好嗎？」

萬平連忙說：「好好，當然好，掌門師兄，你不用擔心，凌雲山一切有我看著，倒是你們，江湖險惡，切莫要小心！」

凌陽平甚為滿意，撫著長鬚，說：「我們明日午時起程，大家簡單收拾一下行裝吧。」

凌千凡想到可以與雲雙一路同行，心中自是十分興奮，正想轉頭向她投以一個期待的眼神，卻瞥見她神色怔忡不定，秀眉深蹙，若有深憂。

## 十八：落花有意

「雲師妹，你臉色蒼白得緊，你哪裡不舒服嗎？」凌千凡擔心地問。

「我應該不要緊的，我休息一忽兒便可以了。」雲雙說。

「雲師妹，正好我身上有一瓶能凝氣提神的白鳳玉參丸，你身子好像不太好，給你備用也好，這藥可厲害了，它是我們凌雲派的靈藥，爹爹說這藥是由七十七種珍貴藥草提煉而成的，並用上七七四十九日才能完成。師妹，還是，你否有甚麼心事呢，你跟我說吧！」

凌千凡關切之色溢於言表。雲雙雖甚覺心煩，卻也不好意思拒絕師兄好意，吸了一口氣，勉強擠出一個微笑，說道：「師兄的美意我明白了，多謝你的藥。明天見吧。」

雲雙對自己的冷寞不用明說也能感受得到。從小到大，貴為掌門人的親生兒子，身分地位在同輩中甚是尊榮，即便是派中師叔也不敢對他無禮。

加上自己天資聰穎，武功過人，雖只是少年，內功已堪比凌陽平中年之時，素來自負是江湖上後輩數一數二的人物，只是覺得一直以來心靈上缺少了甚麼。

直至雲雙來到凌雲派，才發現自己每天能看著雲雙的一顰一笑，眼波流轉，便是最幸福的事。

但雲雙卻對自己時冷時熱，望著意中人瘦削的背影逐漸隱藏於黑暗之中，冷風吹過，他心頭不禁升起一陣落寞之感。

## 十九：流水無情

且說雲雙聽得師父說要一起離開凌雲山，去拜訪其他名門正派時，不知怎地，如遭雷擊，傷心落寞之情湧上心頭，總覺自己一離開凌雲山便會永遠失去了甚麼似的。

她只覺腦子裡空洞洞的，對師兄的關切之言也沒有理會，獨自一人走回房間，關上門後，倒在床上。

看著握著的白色小瓷瓶，一打開蓋子，清香襲人，裡面裝滿晶瑩剔透的白鳳玉參丸。

一聞之下，頭腦頓時清醒了許多，師兄之說果然沒錯。

想到他把如此珍貴的白鳳玉參丸整瓶送了給自己，感激不已，想起自己先前待他的冷寞，微感懊悔，心中暗自決定以後要待師兄好些。

## 二十：不合

次日清晨，凌千凡，雲雙和幾個師兄姊跟著師父上路。  
在得兒得兒的馬蹄聲中，涼風拂面而來，雲雙頓覺胸中鬱悶紓緩了不少。

凌陽平騎著一匹神清骨駿的黑馬，這匹黑馬是來自派中代代相傳的血統，通體黑毛，四肢奇長，頸項上懸掛著七個金鈴。

跑起上來四蹄翻騰，長鬚飛揚，金鈴交錯，發出釘釘噹噹的鈴聲，煞是好聽。

雲雙睜著一雙杏眼，好奇地瞧著，羨慕不已，側頭悄悄問道：「這匹馬真是神駿，師兄，你知道為甚麼要掛著那七個金鈴嗎？」

萬平的徒弟慕容墨答道：「師父說過，我們凌雲派曾有一本叫七絕神經，上面記載著七種奇功，好像是拳法、劍法、刀法、掌法，還有」

凌千凡打斷道：「還有腿法、破招法和破箭法，哼，我爹爹是我派掌門人，知道的自然比你多些。」

慕容墨怒道：「他媽的掌門人！他憑一張聲稱是祖師爺爺的遺書便無端端當上了掌門人！哼，要不是這張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的破紙，我師父焉要受凌師叔的氣！」

## 二十一：軼事

眼見兩位師兄快要大打出手，雲雙和師姊溫怡連忙走到他們中間，柔聲說道：「好了好了，凌師兄、慕谷師兄，大家都是本門中人，別一言不合便傷了大家和氣，我還沒問完呢，這本七絕神經與金鈴有甚麼關連呢？」

聽得師妹這般溫柔軟語的說話，凌千凡早就神魂俱醉了。

慕容墨卻還氣鼓鼓地不肯答話，徑自策馬向前走，溫怡急急跟上前。

凌千凡瞟了他們一眼，答道：「話說那本七絕神經，早在十多年前一個意外後便失傳了，當時發生了甚麼事我也不太清楚，後來，也不知是誰告密，神經失傳的事很快便在江湖上傳得沸沸揚揚，後來越來越多三教九流的門派趁我派失去鎮派神經、方寸大亂之時上山來挑戰，甚至尋仇，令我派損失不少弟子，更跌出了名門正派的排行榜。爹爹說，七絕神經找不回，便在他的馬上著七個金鈴，以象徵我們鎮派神經的精神永存。」

雲雙聽得又驚又奇，「七絕神經...總覺好像在那兒聽過似的...」

「這件事當時哄動江湖，師妹你聽過也不足為奇啊，還有，當時爹爹可威風了.....」

凌千凡話還沒說完，凌陽平卻不知甚麼時間出現，打斷了他的說話：「好了好了，陳年舊事不必再提起了，我們勢孤力薄，江湖上人心險惡，我們路上可要多留神，時刻提防形跡可疑的人。」

( 好睇請按追稿，順便留個言吧，謝謝 ~ )

## 二十二：生變

「師父，你的馬當真神駿，剛剛在我們前面幾十丈，轉眼間就神不知鬼不覺地來到了我們身旁啦。」雲雙笑靨如花。

「呵呵，這匹馬可是有名字的，它叫黑驄驃。」凌陽平說著，那馬便縱聲長嘶，昂首揚尾，高抬後蹄，彷彿在回應主人。

一行人談天說地，有時聽著師父說江湖軼事，各人都聽得目眩神馳，大拓眼界。一行人取道向西，往華山進發，日行夜宿，這日終於來到長安市，為免天黑以前仍未趕到華山，凌陽平決定先找一間客棧留宿，次日再行。

只見市集人來人往，擠得水洩不通，眾人騎著馬走得極其緩慢，慕容墨甚感不耐煩，當先跳下馬來，牽著馬走。

市集上有許多賣藝的攤位，眾人路過看見一位身穿紅衣的中年人朗聲說道：「各位，大家都親自看見了吧，我們面前有一個大石頭，現在正要表演用我們的家傳寶刀將它一分為二，這是一個普通的石頭，絕無藏私，各位如果不相信的，便請上前先摸一摸，以驗真偽。」

圍觀的人竊竊私語，卻沒有人上前。

雲雙一行人是習武之人，眼力比一般人好，一眼就瞧出那個石頭暗藏玄機，中間有一條已預先砍開的縫，連凌陽平也不禁莞爾。

另一位紅衣人說道：「既然沒有人上前，好吧，現在我兄弟二人顯拙了。」說著，拔出一把長刀，雲雙看著不禁好笑，這哪裡是寶刀？分明就是一把普通的刀。

「慢著！」此時，從人群中走出了一個衣衫襤褸的少年，只見他滿臉泥污，一雙眼睛顯得出奇的靈動。他慢慢地走到紅衣人面前，似笑非笑地道：「我可以摸一摸這個石頭嗎？」

紅衣人呆了一呆，厭煩地說道：「要摸就快點！別阻了老子做生意！」

那個少年笑嘻嘻地走前，裝出一副認真凝思的樣子，慢吞吞地摸了摸，口中說道：「唔...你們的家傳寶刀真能砍開它嗎？」

紅衣人強忍著怒氣，道：「當然。」

話剛說完，就聽到觀眾驚呼聲此起彼落，一看之下，那少年竟識破了自己的機關，圍觀者看見他的手好像只是輕輕摸了一下，那石頭便裂開了。兩個紅衣人怒不可遏，哇哇大叫，要把他抓起來。

那少年卻仍舊笑嘻嘻地，一邊靈活閃避，一邊大喊：「哈哈，我識破了你們的機關，便要殺我滅口嗎？甚麼家傳寶刀，不過是一個普通的砍瓜切菜的刀！還想騙大家來高價賣出？我的手掌比你的家傳寶刀還厲害呢！乖乖徒弟，你們還是拜我為師吧，讓我把這個『手劈石頭』的絕技傳給你吧！」

圍觀的人越來越多，兩個紅衣人氣得怒髮衝冠，其中一個抽出懸在腰間的長鞭，要把那個少年打死，另一個紅衣人忙勸他：「你瘋了嗎？師父說過不可顯露武功！」



便在此時，凌陽平眼前一個白色人影閃過，一低下頭看，卻發現那少年已在眨眼間從自己馬鞍上搶下了自己的寶劍，遠遠叫道：「請借閣下寶劍一用，讓我會一會這兩個惡賊，容後再還！」凌陽平自負武功高強，此時居然在一刻間被一個少年搶了寶劍，那人的輕功真是匪夷所思，凌陽平城府極深，心中雖委實震驚，臉上卻不動聲色。

(好睇請按追稿，順便留個言吧，謝謝～)

## 二十三：鬧事

卻聽得那少年坐在那兩個紅衣大漢對面，說道：「上吧，你們要逐個來還是一起上呢？記得不要帶錯那把騙人的寶刀喔。本少爺奉陪到底。」說完，又拿起地上的酒罈，一邊氣定神閒地喝酒，一邊讚道：「嘖嘖，你們倒懂得喝酒呢，這酒是偷來的嗎？」

兩個紅衣大漢大怒，額頭青筋暴現，大吼一聲，各自拿出武器，一個使長鞭，一個使長劍，站在少年兩旁。

與彪魁的大漢相比之下，少年顯得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雲雙心善，不禁暗自為他擔心，手中緊扣一排鐵蓮子，以防少年有甚麼不測。眾人皆心想，這髒衣少年簡直是玩火自焚，只是在圍觀看戲。

少年拭了拭嘴，突然兩聲慘叫，只見兩個紅衣大漢痛苦地滾倒在地，那少年居然已在電光火石間拔劍，在一劍間劃傷了兩個大漢的手背，眾人皆相對愕然，那少年的劍術之高，實在匪疑所思。

少年卻走到大漢面前坐下，拿出潔淨的手帕拭乾劍上的血跡，說道：「這把赤霄之劍果然是把寶劍啊。」忽然，又把鋒利的刀口抵在一個大漢面前，厲聲道：「你真喜歡偷東西，快快把我的寶劍還來！」那大漢這時還豈敢逞強，連忙顫抖著手把手中的劍還給了少年。

少年拔劍出鞘，只見那劍寒光逼人、刃如霜雪，劍身上清晰鐫刻著兩個篆字：莫邪，少年頓時放下心頭大石，臉上浮現出一道微笑，一道雲雙熟悉的微笑。

(好睇請按追稿，順便留個言吧，謝謝～)

## 二十四：再見

少年走到凌陽平跟前，雙手奉上凌陽平的赤霄之劍，恭恭敬敬地說道：「前輩，請恕晚輩斗膽，借了您的寶劍一用，這把是赤霄之劍把，果然不比我的莫邪劍差呢。」凌陽平不答，只哼了一聲。

少年縱身一躍，站到樹杪上，微風拂過，只見他身材高瘦，風姿雋爽，湛然若神，一身的骯髒外衣，仍掩飾不住他的高貴氣質，滿臉黑漆漆的煤灰上，一雙清澈的眼睛卻靈動而堅定。

少年朗聲說道：「崑崙派的二人聽著，我的寶劍今日失而復得，你二人的偷竊罪我且不計較，姑念你們罪不至死，你們兩個快滾回自己師父那處吧。」

此時，使長鞭的其中一個紅衣漢子說道：「我這師弟有失管教，偷竊成性，只怪我們有眼不識泰山，原來這把莫邪劍的主人便是大俠您。敢問大俠大名，好讓我們輸在大俠手中也甘心了。」

少年縱聲長笑，道：「本少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叫做毛銘，周武王弟毛公的毛，銘心立報的銘便是了。」

紅衣漢子明白他是不想透露真實姓名，微感可惜，便告辭離去了。

少年從樹上施展輕功，掠過眾人時，向雲雙投向一個意味深長的微笑，不知怎地，雲雙臉紅耳赤。

鬧劇完結，人群散去，只有雲雙仍怔怔地回想著剛發生的事。

( 好睇請按追稿，留個言，順便同like fb page吧，謝謝 )

## 二十五：提防

人群散去，凌陽平一行人走進一家客棧。

凌陽平把一眾徒弟都叫到自己房間裡，關上房門後，鄭重地說道：「今日在市集的那個少年你們都見到了吧，他這種人，深藏不露，居然能一眼便認得出為師的赤霄之劍，而他的武功門路卻是讓人捉摸不定，使的都是普通的招式，他的內功倒是不容小覷，似乎比千凡更勝一籌。」

凌千凡當即露出不服的神色。

凌陽平微微一笑，說道：「千凡，那少年比你年長，內功比你深厚也不足為奇。為師提醒你們，我們此行非常隱密，而且還沒給華山派送上名帖，理應沒有外人知道我們的行蹤，可是那兩個紅衣的崑崙派門人卻似乎盯上了咱們，無論如何，我們出門在外，正所謂防人之心不可無，一定要處處小心。」

凌千凡，雲雙，慕容墨，溫怡齊聲說好。

慕容墨問道：「師叔，可是，看起來那兩個崑崙派門人只不過是在普通賣藝而已，怎麼師叔覺得他們是另有所圖呢？」

凌陽平哈哈大笑，說道：「師侄，那是你見識太少了，總之，咱們可要處處提防。」

## 二十六：又遇

次日，凌陽平叫慕容墨策馬先行，按江湖規矩上華山送上名帖後才拜訪。

凌陽平輕輕撫摸黑驄驃的毛髮，說道：「慕容師侄，我把我的馬兒借給你一用。」慕容墨喜出望外，湊過去讓黑驄驃聞了聞手，豈料這馬性子暴烈，昂頭長嘶，故意不搭理慕容墨。

凌千凡以嘲笑般的口吻說道：「誰才是真正的主人，連畜牲都懂分辨呢。」

慕容墨也不動怒，翻身上馬：「師叔的好意我心領了，我的馬其實也應該不太慢的，再見！」說著，微一拱手便絕塵而去了。

雲雙和溫怡尤自揮手喊道一路小心。

客棧內，人聲鼎沸，猜拳酒令聲不絕於耳。眼見裡面早以熙熙攘攘地坐滿了十來張桌子，四人只好勉強擠在一個瘦骨嶙峋的中年漢子身旁。

「店小二，來四碗麵，再加一罈酒！」凌陽平甫坐下便吆喝道。

「好好，來了！」

聞到食物的香味，原本趴在桌上的中年漢子卻突然抬起頭來，滿是煤灰的污臉嚇了雲雙和溫怡一跳。那漢子拿起眼前的酒罈，咕嚕咕嚕地灌下喉嚨，酒水流滿本就骯髒不堪的衣襟。

坐在他一旁的凌陽平和凌千凡臉上滿是厭惡之情，凌千凡沉不住氣，一把揪起他的衣領，喝道：「死驕鬼，還不快滾！」

雲雙卻見那漢子可憐，於心不忍，說道：「凌師兄，算了吧，他好像很餓呢。」把自己的碗麵推到那漢子面前，拍拍那漢子肩頭，柔聲道：「吃吧。」那漢子眼裡閃過一絲感激的眼神，便又狼吞虎嚥地吃了起來，彷彿餓了幾天似的，雲雙看得分明，他眼眶滾動著淚水，淚珠流下面頰，劃過一道白皙的淚痕，他伸手擦了擦眼睛。不消一會兒，那漢子便已把麵吃得個碗底朝天。

凌陽平陰沉地望了他一眼：「酒喝過了，麵又吃完了，你可以走了嗎？」

雲雙急忙塞給那漢子一些身上僅餘的銅錢，那漢子走到門口卻突然冷笑數聲，說道：「這個手帕就當是報酬吧。」

只見一條金絲雪白的綢緞手帕平穩地從門口飛到桌子上，四人驚疑不定，那看似不堪一擊的漢子居然還有這手如此深厚的內功。

雲雙打開手帕，只見歪歪斜斜地繡上了幾個紅字：市中相逢鐵蓮助，店中相見見客憐，不枉林中哭一場，事了自會拂衣去。

讀畢，雲雙暈紅雙頰，心中想著：是了，一定是他！驀地望向門口，那人卻早已飄然遠去。

(好睇請按追稿，留個言吧，謝謝)

## 二十七：華山

那漢子走後，凌千凡氣得直跺腳，凌陽平注視著那漢子離去的背影，說道：「世上怪人真多，別理了，我們也是時候起程了，這條手帕。」說著，從雲雙手上搶過把那條手帕，暗運掌力，手帕頓時被捏成布碎，灑將下來，如同白色的蝴蝶滿天飛舞，煞是好看。雲雙情不自禁「噫」了一聲，焦急的情狀都被凌陽平看進眼內。

-----  
離開客棧大約幾百里路程，凌陽平一行人終於來到了華山玉女峰下，華山派掌門人寧致遠率眾弟子迎候。

「凌兄，怎麼這麼遲呢，愚弟已在此恭候多時啦！」說著，一個青衫書生手揮輕扇，緩步而出。雲雙見那人是個四十餘歲的文士，眉清目秀，俊雅瀟灑。

凌陽平急步走上前，對寧致遠微一抱拳。

上得峰來，但見山勢險峻，樹木清幽，鳥鳴嚶嚶，流水淙淙，四五座粉牆大屋依著山坡或高或低地構築。

眾人來到會客廳，只見賓位上首早已坐著一個身材高大的紅衣大漢，下首坐著他的師弟。凌雲派眾人微一愕然。

寧致遠急步走上前，陪笑道：「凌兄，請恕愚弟未先行知會，這兩位坐著的正是崑崙派的友人，他們先幾日已來到華山，盤桓數日。凌兄，你不介意吧。」

## 二十八：內廳

凌陽平乾笑數聲：「當然不，只是這兩位崑崙派兄弟有點面熟，好像在哪見過呢。」

坐在賓位上首的紅衣漢子驀地拉著師弟站了起來，向凌陽平低頭拱手，說道：「參見凌雲派掌門人，我是余炎，他是我師弟余彬，師承玉貴子。請恕晚輩不知您會來訪，凌掌門，請坐。」

凌陽平得意地笑了笑，便毫不猶豫坐下了。眾弟子分列坐好。

凌陽平朗聲說道：「任兄，一年前的那場大火滅門，你還記得嗎？」

任致遠聽他提起那場滅門，微覺奇怪。

凌陽平繼續說道：「唉，說來難過，當時遭禍的正是我的故友雲武師，他一生仗義助人，誰知，居然老來遭此橫禍，只剩下一個女兒還活著，便是雲雙這徒兒了。」

任致遠吃了一驚，又仔細端詳雲雙的臉，說道：「噢，果然，我打從第一眼便發現了，這女孩兒真像雲武師呢！凌兄，你真是有義氣！雲雙，你能遇到一個待你如此好的師父，真是你上輩子積下的德呢！」

## 二十九：開戰

雲雙被任致遠看得很不舒服，微微皺起了額頭。

凌陽平連連向雲雙使眼色，雲雙冰雪聰明，自然猜到了師父的意思。

雲雙眼珠子一轉，便說道：「我師父簡直是個大好人，任伯伯，你知道嗎？當時我爹媽被陳風這個大惡人害死，只剩下我一個，我依稀記得，陳風這個大惡人抱著我逃走，幸好，師父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派人千里迢迢去救下了我。師父的武功當真高深莫測呢！正所謂：明師出高徒，師父派的人自然也武功高強，陳風這個大惡人於之對敵，打不過三招，便乖乖投降了！」

雲雙邊說邊摸仿招式，淡黃裙擺隨著她的輕碎腳步緩緩流動，雲雙的聲線本來就清脆動聽，再配合她誇張的示範，更把故事說得入木三分，直把凌陽平的武功形容得天上有地下無。

眾人都聽得目眩神馳，凌陽平被捧得上天，更是樂得開花，拂著鬍子呵呵笑。

雲雙向眾人報以甜甜一笑，繼續說道：「把我帶回去凌雲山後，師父更受我為徒，能成為江湖上人稱黑煞神的關門徒弟，真是三生有幸呢！」

「好了好了，雙兒，你不停地再說師父的好，任掌門的武功才是厲害呢，別笑話人家任掌門了，任兄，我這個徒弟就是這樣，噁哩呱啦地說話，別要介意。」凌陽平微笑著說。

「凌兄，你就別自謙了，素聞你已經把令派的黑煞拳與黑煞劍練得出神入化，不瞞你說，愚弟天生是個武癡，早就想向你討教一二，擇日不如撞日，愚弟也很久沒暢快地打過一架了。」任致遠興奮地站起來道。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好睇請按追稿，留個言吧，謝謝)

如果喜歡的話，快啲搵我 IG：[moviewritaddict](#) FB search:筆滅 啦～多謝你地既支持啊



## 三十：鬥劍

「任兄，我亦正有此意！」凌陽平霍地站起。

兩人走出大廳，分站在兩個方位。

此刻如同敵對的獅子，緊緊地盯著對方，兩人皆知這不是普通的鬥劍，而是關乎門派面子的事，故需全神貫注。

冷風吹過，兩人衣衫微微拂起，身子卻依然紋絲不動。

一聲長嘯，兩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拔出寶劍，隨著貫注在劍上的內力，冷刃碰過，發出嗡嗡之聲，眾人內功不足以抵禦此聲，忙從衣衫撕出布條以塞住耳朵。

凌陽平使的是寒光逼人的寶劍，雲雙細細觀察，只見上面飾有七彩珠，劍身上清晰的鐫刻著兩個篆字：赤霄。

雲雙隱約記得小時候父親雲武師曾告訴自己這把劍是劉邦斬蛇起義的王者之劍，並告誡自己千萬不要接近這劍的主人，那時候自己年紀仍小，對父親說的話並不甚了解。

而任致遠使的是一把看似普通的長劍，與赤霄之劍相比簡直是相形見拙。

凌千凡也留意到任致遠居然只使一把普通的鈍劍，不禁大感奇怪，爹爹這樣做豈不是等同承認自己技不如人，因而要在兵器上領先嗎？

凌陽平武功走陰冷迅捷的路子，而任致遠則是以柔克剛，以不變應萬變，無論凌陽平的劍招如何迅捷無倫，任致遠都能沉穩地一一應付。

凌陽平越快，任致遠便越慢，雙方鬥到第一百招，凌陽平發現自己再如此下去，勢比力竭而敗，更會大受內傷。

此時任致遠以明白了自己的處境，故意露出一副有持無恐的樣子。

正自泰然自若間，忽見凌陽平臉上黑氣若隱若現，任致遠大吃一驚，知道這便是江湖上人人懼怕的黑煞功，當下便不能再裝作鎮定了。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如果喜歡的話，快啲搵我啦～多謝你地既支持啊

fb: 筆滅

ig: moviewritaddict

## 三十一：鬥劍.2

凌陽平施展起了黑煞功，心中暗自高興，臉上故意露出一副從容不迫的樣子。

任致遠心裡清楚自己剛剛勉力對抗仍只能稍佔上風，現在凌陽平施展起了黑煞功，自己不過三十招便會被打得落花流水，自己堂堂華山派掌門居然敵不過一個剛成名的門派掌門。

任致遠越想越驚，看著凌陽平劍眉星目而不慌不忙的神色，不禁後悔自己先前的魯莽，應先查清對方武功底細再行邀戰，自己更驕傲得故意以一把鈍劍對敵。

可現在已然騎虎難下。驚恐之下，任致遠額頭漸漸冒出冷汗，手腕微抖，形勢也漸落下風。想起華山派祖宗幾代的名譽便要這樣毀再自己手上，招式上漸感不支。

赤霄之劍一下直削而來，任致遠眼前一片劍光交織，凌陽平貫注在劍上的內功壓得自己喘不過起來，而自己內力已然耗盡，無力還劍，拼盡全身氣力也只能向右移動以避開，利刃劃破衣袖，任致遠暗呼「我命休矣！」。

突然，赤霄之劍往回一彈，任致遠聽得一聲「哎唷」，壓在胸腹上的內功驟然消失得無影無蹤。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如果喜歡的話，快啲搵我啦～多謝你地既支持啊

fb：筆滅

ig:moviewritaddict

## 三十二：鬥劍.3

任致遠站穩後，只見凌陽平跌坐在地上，自己則是肩頭一片殷紅。

「任兄，果然還是你勝小弟一籌，小弟用的是這把削鐵如泥的赤霄之劍，佔盡了便宜，還是敗給了你，幸虧你手下留情，沒用內功把我震傷。」凌陽平站起來說道。

任致遠愕然不知如何相對，只得說道：「承讓，承讓！」

凌千凡一時想不明白，怎麼明明爹爹已佔盡了上風，卻突然跌坐在地上，搔頭抓耳，不明其固。

雲雙七巧伶俐，立馬猜想道，師父是故意輸給對方的，用寶劍與之對敵也是故意的。寄人籬下這段期間，她已明白了許多人情世故，不再是當初那個純真無知的小女孩了，她知道，師父這樣做必有其慎謀遠慮的原因。

任致遠此時亦心中雪亮，凌陽平是故意讓給自己的，以顧全自己顏面，任致遠自然並不點破，暗自感動得無以復加。

這時，他才注意到自己肩頭的傷口，奇怪的是，卻不覺怎麼疼痛。

「凌掌門，這次咱們的比劍就算是打平了吧，各位也累了，如不嫌棄，請到大廳中用餐吧。崑崙派的朋友，也來吧。」

## 三十三：酒席

任致遠命人重整杯盆，於內廳大開酒席，與凌陽平和崑崙派的大弟子共坐一席，而弟子輩的人坐在次席。

酒席間好不熱鬧，雲雙他們這年來一直在師父的嚴厲督促下一直沒有多少時間放鬆，眾人玩著行酒令，雲雙還小只能以茶代酒，幾個小輩在打打鬧鬧中便已隔闕全消。

凌千凡玩得興起，一拍桌子，大聲道：「再來一壺酒。」

在旁服侍的小廝忙勸道：「凌公子，你已喝了好多杯了，休息下吧！」

凌千凡氣極，一手抓著小廝的衣領，一手拿起杯子一摔，道：「你大爺我千杯不醉，你少囉嗦！」

雲雙見師兄失態，甚感丟臉，正要彎腰替那小廝收拾碎片，一股強勁的內力搭在手上，全身失去力氣，被人托回了座位，竟是那小廝用的力，看到那小廝深邃的眼神，雲雙猛然一怔，手裡已塞了一卷紙條，回過神來，那小廝便如甚麼也沒有發生過似的，繼續低著頭撿拾著碎片。

任致遠見觸怒了凌雲派大弟子凌千凡，忙向兒子任不平使眼色，任不平會意，忙大喊：「小青，翠花，快把那壺上好的陳年酒給凌公子嚐嚐，快去！」

任致遠站起來，舉起酒杯，朗聲說道：「好了，別破壞了大家的氣氛，今晚來個不醉不歸！咱們乾杯吧！」

## 三十四

酒席散後，大家各自回到房間裡去，雲雙的師姐溫怡喝了一小杯酒便已醉倒了，雲雙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抱回房間去。

雲雙忙打開那小廝塞給自己的小紙條看，只見上面赫然寫著：今晚有人要加害於你，不要將此事告知任何人，萬事小心。  
字跡十分潦草，像是匆匆忙忙寫好的。

雲雙心裡突的一跳，不知如何是好，躡手躡腳從床頭取下父親雲武師留給自己的幹將寶劍，也不敢更衣，只得抱著寶劍躺在床上，唸著劈虎掌法的口訣，不讓自己睡著。

半睡半醒間，朦朧聽得房間外有細碎的腳步聲，似乎來者不止一人。

雲雙驚跳起來，房門咿咿呀呀地打開了，幾個黑衣蒙面人走近來，雲雙正要拔劍抵抗，卻在瞬間被點了穴道。

寶劍掉到地上，被一個黑衣人撿起來收了起來，雲雙苦於穴道被點，既動彈不得，亦無法發聲。

雲雙只知自己被一個身材梧的人提在腰間，四周漆黑，只覺耳邊風聲呼嘯而過，雲雙一陣暈眩，便昏過去了。

## 三十五：蕭音

雲雙從一陣迷糊中醒來，只覺腦袋昏昏沉沉，勉力睜開眼睛，見自己身上披了一張薄被，欲待翻身坐起，頭腦一陣劇痛，不禁啊啞了聲。

急促的腳步聲響起，一對溫柔的眸光凝視著自己，輕聲道：「你剛被點了昏睡穴，先好生休養吧。」

雲雙躺回床上，努力回想自己昏迷前的遭遇，一時清醒，一時迷糊，也不知再昏睡了多久。

突然一陣悠揚的簫聲盪入耳鼓，雲雙緩緩恢復神智，驚見自己躺在一個陌生的床上，轉頭只見一個白衣少年在背對自己坐著，手持一支晶瑩剔透的玉簫。

曲調柔和之至，宛如一人輕輕歎息，又似是朝露暗潤花瓣，曉風低拂柳梢。

美音繚繞，隔著紗幔盪到耳鼓，音調所至，胸間滯礙之處無不豁然而通，雲雙只覺有種說不出的舒服。